

大都市的诱惑

王学东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大都市的诱惑

王学东

军事谊文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: 121 号

责任编辑: 张丽

封面设计: 魏兰

书 名: 大都市的诱惑

著 者: 王学东

出版者: 军事谊文出版社 (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)

(邮编 100011)

发行者: 内蒙古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

版 次: 1993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张: 9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数: 10, 000

书 号: ISBN 7-80027-377-6/I·100

定 价: 5.80 元

《大都市的诱惑》

写了变革之年带来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一群惊喜、惶惑、骚动的人间女孩子们，以她们纯洁、质朴的心，编织着一个绚丽多彩的梦，憧憬着都市繁华的弦音。她们走进了都市，有的进入了温馨的小天地，可有的却步入了一个个森冷的阴影里，或失身于道貌岸然的男主人，或误入小团伙，或陷入情网而难以自拔，以她们的纯洁美丽的身心写下了一篇篇的控诉状。

《殡仪馆里的人鬼情》

写了在十年浩劫的日子里，男主人公、女主人公在一位身居高位的人手下工作。这位大人物先是投靠林彪，后又成为“四人帮”的红人，在这政治漩涡中，他的人性也随之变态，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，他身边的女孩子一个个成了他的玩物、陪葬品。随着他的“得志”或“失意”，纯洁、漂亮的女孩子们战战兢兢

《木偶的欲望》

描写了一位带有正义感的日军军官，在侵华战争中亲眼

目睹了他的同胞在中国土地上烧、杀、抢、掠，玩弄强奸中国女人。他很痛苦。他在战场上立功，上司赏赐给他的也是女人，但他进入从日本来的劳军女郎的房间时，骤然发现，这妓女正是他在国内梦牵魂绕的情人有吉子。有吉子声泪俱下地叙说了她被骗做了妓女的经过。他在盛怒之下，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……

兢，流下了羞辱、苦涩的泪水。

《三个女人三份情》

他从踏进青春之门到步入中年，先后有三个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。在有过憧憬，有过甜蜜，有过激动之后，他陷进了生活的“泥沼”之中。甜美逝去了，多了苦闷和彷徨。三个女人，走的走了，离的离了，死的死了。生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他始从“泥沼”中走了出来……

《老槐树下的风流》

胶东地区一株万能“神树”——老槐树，从解放前到文革后的盛盛衰衰，而衬托写出了女主人公的种种遭遇，和随着树的兴衰，而演出了一幕幕活剧。时而官场得意，时而情场失意，时而遇色狼侵犯，时而大胆向有情之人献身。故事荒诞而又蕴含着凝重的深意，读来既脍炙人口，又发人深省。

目 录

大都市的诱惑	(1)
殡仪馆里的人鬼情	(64)
木偶的欲望	(133)
三个女人三份情	(171)
老槐树下的风流	(207)

大都市的诱惑

——五个少女的自白

雪 冬

兰花：离开北京时二十五岁。她虽说不上秀气，却具成熟的魅力。她登上了回乡的列车，她悄悄地离开了北京，但在那儿留下的酸辛，却一辈子也离不开她了……

我是叫兰花。小名兰花，大名还是兰花，象是跟兰花標上了。兰花，是娘起的名，娘是大老粗，字不识一个，肚里倒还有水儿，给我起了个俊气的名字。名字上还有个讲头儿呢。她说她做了一个梦，大晴天地飘悠飘悠地落雪花，落到她身上变成了兰花瓣儿。梦醒了，我也生下来了。能不叫兰花？娘说我是逆生孩子，别人头朝下生，我先伸下一条腿，差点儿要了娘的命。准是那阵儿我把娘折腾糊涂了，把生姐姐时候的梦贴到我身上。生我时肯定梦见“嘭”地扔过一个白皮大萝卜。要不，一个娘生养的，姐姐又白又嫩又细条，不是雨后的兰花是什么？再看看我，名字叫得倒蛮有味儿，长得不象样，大块头，圆乎乎，象个白皮大萝卜。姐姐小四十了。娘生下她来，就没事了，磨蹭了十七、八年才又生下第

二个“千金”，就是我。两姐妹岁数差得大，命也差得大。她命好，我命不济。长相不一样，那是娘生的，没办法。她上完中学，脚还没沾土稻田沿儿，又选进县里文工团，整天价穿金戴玉、蹦蹦达达，好快活！我天生干活的命，注定要蹶屁股弯腰，挑沟担稻谷别想一时闲。她从个小县城一下子进了北京，当了局长的媳妇。我来帮她看小孩儿，一个月给我几个零花钱儿。她吃肉，我喝汤。叫我离开那个土窝儿，“喝汤”我也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。姐夫那么大的官，心肠好得象菩萨儿，恨不能把我这个小姨子捧在手心里。心好福寿大。他快六十了，头发没根白丝儿，打层发油，亮光光的。脸上肉红色白，皱纹没几道。就是显得块儿，肚子挺挺着，挺有派儿。他是个动弹动弹就坐小卧车的大官，我们那一带乡下人提起他来，都心服地咋嘴儿。那年，他老婆急症死了，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。他空空着手回乡。他听说县上出了个又漂亮又会唱歌会跳舞的姑娘，颠颠儿地去了县城。他这一去，魂儿再也没回来，两个人看对了眼，呱拉上了。我姐姐拍拍屁股跟上进了北京……

“兰花，兰花！”姐夫又在叫我了。细声细气儿的，好象我是个不满月的小宝宝。我嗯了一声。声音象日晒雨淋风化的石头，直酥酥。姐姐早上出差走了。姐夫耗在家里不上班，说是“病”了，病也是心病。他光看我，一会儿叫一声“兰花”。一天叫了三百六十遍，一遍一遍地味儿不一样。幸亏有个小外甥，我搂着他一天没撒手。我一天没敢抬抬头，脖子又酸又疼又发木，象断了脖子筋。晚饭，我煎了鱼、炖了鸡，又拌个“心里美”萝卜丝儿。鱼鲜肉香他不沾沾筷子，一个劲儿地吃萝卜丝儿。我心里话，到底是人家，吃腻了鱼肉，就

想来点儿清凉的、爽口的。他吃着萝卜丝儿，还不停地看我，好象我也是“萝卜”。收拾利索了，夜深了，小外甥睡了。我坐在长沙发上，低着头织毛衣。姐夫挨着我坐下。我往边上靠靠，他又往这边挤挤。我到了沙发边，再没地方躲了，我心里突突突地跳。他拽下一根毛线，在我的脸上、脖子上比比划划。我问姐夫干什么？他说是“量命”，看看我这一辈子命好还是命不济。量完了，他不说话，脸上露出一种让人心里直哆嗦的笑。我眼巴巴地盼着他说说我的命，可姐夫的“魂儿”不在这儿。他发着愣，嘴里唔唔啾啾地不知说什么：“处子？……不错！真难以想象……桃花运，真是桃花运……”他说得我云遮雾罩地。我推了他一把。他噢噢着转过魂儿来。我问：“姐夫？我是什么命？”“嗯？……好，好，不错，不错。”他没说出个牌谱来。

我坐着不动。姐夫也坐着，他的屁股底下象竖着一把针，刺得他直扭身子。突然，一只大手摸上了我的肩膀头。我猛地打了个颤。他赶快哄：“噢，兰花。别害怕，姐夫喜欢你。”我身子一动不敢动脸上直发烧。他轻轻地抚摸我圆滚滚的肩。摸着，摸着，他手脖儿向上一弯，又抚摸我的脸。我一会儿舒坦地身子忽悠忽悠地飘，直想躺倒在沙发上；一会儿又觉得他的手象烧红的烙铁，烙得我浑身颤抖不成个儿。我的脑袋瓜子全乱了。又闷又热，我勤不着懒不着的手在迷乱中竟扯开了胸前的两颗纽扣。我后悔来不及了。两道火炭一样的目光直往我敞开的胸口里灌。姐夫“疯”了，扑过来抱住我。我吓得瘫软了，啊啊地哀求着：“不！不……别这样，别这样……”姐夫呼哧呼哧地喘，热气噗噗地喷在我脸上。那是真的，我没尝受过的男人的气味儿，喷得我心里火烧火燎地。他

颤抖着呻吟：“兰花，兰花，小妹妹，我爱你……我喜欢你……你……”他紧紧地搂着我，一只光滑、肥大的手在我胸脯上直摸索。我脑袋膨胀得象气球，快鼓爆了。女孩子的羞怯和洁癖使我扭动着身子抗拒着。折腾了一会儿，他竟咧着嘴哭了。我慌了神，伸手抹他的眼泪，“姐夫，姐夫，别……别这样……”姐夫真好，我不忍心看他哭。是他让我到北京来给他们看小孩儿，还说以后给我找工作。开头我心里喊他“老东西”。他和气，心眼儿好，会体贴人，对我这个小姨子更是捧在手里怕冻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他的眼睛能看透我的心，我想什么喜欢什么他来什么。他给我买衣裳，给我钱，说我长得漂亮……他还弄来一盆兰花摆在窗台上，说是专为我摆的。一年过去了，和姐夫年龄、身份的隔阂没影儿了。姐夫一哭，象个让人爱怜的小婴儿。我的心一软，手松劲儿了。扑啦啦，我的衣裳象风刮窗户似地敞开了。那会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觉得浑身光溜溜地飘荡在风里、雨里、雾里……

我醒了。屋里还一片黑。身旁响着呼呼的喘气声。那只肥胖的手搭在我的胸脯上。昨晚的事儿一古脑儿地涌到跟前。我又羞愧又懊悔。我厌恶地搬开他的手。他咕哝了一句梦话，翻个身又睡得象死猪。我抬抬身子，又酸又疼，身下却是软乎乎的。伸手摸摸，知道是睡在姐姐的“席梦思”上。我睡硬板床，看到姐姐的床又大又软又漂亮，睡在上面压一个窝窝儿，我又好奇又眼馋，想着能在上面睡个觉，做个梦也两样味儿，死了也不屈。趁着姐姐不在家，我偷偷地躺在上面打滚儿，真舒坦！现在我象姐姐一样仰躺在上面，心里又羞又有一股儿满足感。

姐姐出差二十天。家里炸了窝儿。她的“席梦思”没了。她的彩电、录音机、电冰箱……连她的“老头儿”、妹妹都没了，就是小外甥想起来叫几声妈妈。我替了她。屋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姐夫温柔得象棉花儿。他大把大把地花钱，换着花样给我置穿的添戴的。他带我会客，看电影，还上人民大会堂看跳舞，坐着乌黑锃亮的小汽车满城飞。大会堂那阵儿不让随便进，我进去象到了天堂惊得光噢哟，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。这才是生活呢！我二十多年算是白活了。我光顾了快活，祸上了身还一点儿不知道。“倒霉”（有些女孩子把来月经叫“倒霉”）的日子过了好几天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我心里象揣个小耗子直抓挠。我知道坏事了，哭哭唧唧说给姐夫听。他听了发了一会儿呆，象什么事也没发生，摸摸我的脸说：“没事，我来想办法。”他说得轻巧，我的一颗悬着的心放得平平的。办法还没有想出来，姐姐回来了。我一下子从“小姐”又变成了“丫环”，我开始提着胆子熬日子。

那天早上，我刚从硬板床上爬起来，姐姐披散着头发，脸色苍白，眼睛赤红，象发疯似地冲进来。我知道坏事了，耷拉下头。姐姐象审囚犯一样骂我。我不吱声。她又哭又嚎，气得直撕直扯我的头发：“说话呀！说话呀！你哑巴啦？……”姐夫才“哑巴”了呢！他听着姐姐撕我，骂我“不要脸”、“没良心”、“从小学着偷人”……他“屁”都没放一个，稀松地象块烂泥糊……我才知道，二十天来我吹了一个花花绿绿的肥皂泡儿，刮一点儿风，噗地灭了。

我要走了，是在这屋里最后一下午了。小外甥在玩“过家家”。我看着屋里的东西，想着再也捞不着摸了，一股气儿憋上来，真想举起棍子砸个稀巴烂。我寻摸着找点儿什么出

出气儿。我看到姐夫的抽屉，他忘了锁锁。平时老锁着。他说放文件，别人不能看。可我总看他睡觉前趴在那儿画拉什么。我问他写什么。他眨巴着眼说：“写你。”我拉开抽屉。屁！什么文件！一本翻得快拌拌吃了的破书《金瓶梅》；几封女人写的信；正中摆着本金翅金鳞的日记本。我哗啦哗啦地瞎翻。咦？“兰花”？我的名？看看。我这一看不要紧，气得我牙根子痒痒。里边写着我和他的那些事儿，他说他早就对小姨子着迷，迷她光滑脖子，迷她雪白丰满的胸脯……他说，看她的乳房不象个“处女”。他有妙法，用根线量她的脖子、鼻子、耳朵。喝！竟是处女。真是天生的“尤物”（不知尤物是什么）……唔，这个老东西对我早就搭上眼了。还胡诌给我“量命”呢！怪不得驴毛塞了嗓子眼儿，唔唔啞啞说不出话来。我看着，一阵恶心，直想呕吐。我哆哆嗦嗦往下看，下面记着更吓人的事儿……“她怀孕了。真想不到。在这儿腆着个大肚子成何体统？怎么办呢？兰花呀兰花，怨不得姐夫心狠了，只好丢‘车’保‘帅’了……夜里，那口子（指我姐姐）没睡，我‘睡’得呼呼地，还说了‘梦话’，‘梦’里吭哧吭哧地‘哭’。说受不了小姨子的挑逗，做下对不起她的事儿……”我的头一阵子发昏，眼前发黑，金星乱冒，浑身软得象一团泥。我瘫在椅子上，脑瓜子麻木了，望着窗台上那盆兰花发呆，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滚。人家拴了个“活扣儿”，我往里钻，还挺美气，以为是在荡秋千。这下子明白了，也晚了。我站起来，抄起一暖瓶开水，哗地浇到兰花上。眼看着淋拉着水的绿叶子蔫了，耷拉了，死了。我觉得挺痛快。我把日记本放在抽屉中央，翻开那一页，撕下一把死兰花叶子，丢在本上，合上抽屉。我把小外甥托付给邻居，自个儿

走了。

我象做了一个梦。醒了。周围冷冷清清，树、花、草、人，都象我死半截子一样没精神儿。我到哪儿去另寻一个窝儿？“天老爷爷”早安排好了。一叫个梁光的小伙子，骑自行车好好地，飞来横祸，让卡车压了，两条腿残了。他从小没了娘，也没个兄弟姐妹做伴儿。两间平房，住着他和老爸爸，老光棍儿、小光棍儿一块过。他从医院回来，爷俩觉得日子到头了，脸儿瞅着脸儿哭成两个泪人儿。我来了。爷俩把我当成了“菩萨”。我一进门，就象进了懒汉子开的杂货铺子，锅、碗、瓢、勺、桌、椅、板凳，破衣烂衫臭袜子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，插不下脚去。床上被褥象是油匠用过的，油得发亮了。我把梁光扶上轮椅，推到荫凉地儿，挽巴挽巴袖子干起来。迭的迭，洗的洗，擦的擦，我这么一胡弄，屋里顿时变了个样儿。梁光摇着轮椅进来，看得都发呆了，眼睛骨碌骨碌转，嘴里“噢哟、噢哟”一个劲儿地叫。他看着我，咧着嘴笑了。老伯回来，以为走错了门，慌慌张张地退出去，嘴里直喊对不起。

梁光大，我小。他下肢瘫痪了，人仿佛也变得弱小了。我象个大姐姐侍候残废的小弟弟。他刚瘫了腿，生活还没调理过来，什么都不会。洗衣裳、买菜、生炉子、做饭，家务活都是我的。他穿衣裤、大小便、洗脸擦背什么的，我也帮他干。一个女孩子家干这个，害羞了好一阵子，我噤着鼻子皱着眉头干，一边干一边直恶心。干惯了习惯了，也就那么回事儿了。梁光是个长得不错的小伙子，不胖不瘦，头发又黑又密，自来卷儿，留着小胡子，鼻子是鼻子眼儿是眼儿的，

有点小伙子劲儿。心眼儿也好，待人诚心诚意地，一点儿不要奸。我流着泪把怀孕的事儿对他说了，感谢他摇着轮椅带我去医院托熟人打掉了孽块儿。梁光失去了腿，再也不能对女孩子想入非非了。混熟了，产生了感情，我放宽心地去疼爱他、照料他，有时来的客人多了，我还睡在梁光屋里他对个儿的床上。我用女孩子爱美的眼光，用乡下人勤劳的双手，让两间小屋一直亮堂堂的，让梁光的被褥衣服上散着肥皂的清香味儿。也怪，他是残疾人，来些客人也大多数是缺腿少胳膊的，他们看着梁光羡慕得要死，说他“命”好，遇上这么一个“七仙女”。

日子象流水，平平静静地过去了。我忘了那些倒霉事，过得挺滋润，梁老伯的脸上有了笑模样。梁光忘了自个儿是个残废人，整天嘻嘻哈哈地又甩扑克，又玩麻将，再不就傻哈哈地望着床头桌上的花。那上面一年四季都摆着花，春天是盆黑绿黑绿的瓜叶菊，夏天是盆月季，秋天是盆菊花，冬天是又喷香又好看的水仙。我在大院里也结识了几个当保姆的小姐妹，小梅、秀秀、翠红、美霞，是一个乡的，又都是中学生，挺合得来。我们常聚在僻静处一块大白石头旁，打听点儿各家的趣事，发发牢骚，说说怪话，嘻嘻哈哈挺有意思。生活开始有了乐趣，我死了的心又渐渐地复活了。

心一活过来，再看什么也不一样了。梁伯伯常常用那么一种眼光看着我，一瞅老半天，象是把我当成了他的“孝顺”女儿。梁光呢？动不动发愣，心魂儿常常不在他身上，他老看我，我一看他，他的目光又挺不自然地躲避开。我问他怎么了？他憋得脸红脖子粗，唔唔啾啾说不出个一、二、三。我照料他，他的手碰我的手，次数越来越多，夜里睡觉，也

听他“兰花，兰花”地说臆语……我光想到他是个残疾人，没在意，疏忽了他还是个大小伙子，身残了，心火可没灭。整天价一双又软活又光滑的女孩子的手在他身上摸来抚去，一个健康的也不算太丑的女孩子在他跟前晃来晃去，脱衣换衬的也不大避讳，你说，他能不动心？坏了！坏了！我心里嘀咕，急急火火地想退避，晚了。来不及了。梁光哆哆嗦嗦地抓住我的手，捧在嘴唇上忘情地吻着、吮着。我全身的热血呼啦一下子涌上脑门儿，身子直晃，僵住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抱住我，头贴着我的腰，手索索地动，掀开我薄衬下的襟儿。他想，又不敢。仰起脸来看我的脸色。他的眼睛烧得赤红，可怜巴巴的象个小猫儿。我的心一下子软了，可能是我的脸色默许了他，他的头顺着我的腰肌向上探……他失去了双腿，也象失去了男人的自尊。从那次开了头儿，他象个贪吃的婴儿，缠得我浑身难受，刺痒难捱。你说怪不怪？到了那个火候上，眼前光闪着姐夫的影子，他得意地嘿嘿冷笑，好象是在讥笑梁光，又笑话我，有点儿幸灾乐祸的。我的情绪象哗地浇上盆凉水，嗤拉一下子灭了。梁光常常唉声叹气地说他不残废就好了，我和他组成个家，日子过得会红火。我也胡思乱想，是啊，那多好，我会给他做个又贤慧又能干，体贴入微的好妻子。我又哑然失笑，笑自个儿没趣儿找趣儿，想得美！想想，北京城这么大，有鼻子有眼儿、腿脚活脱的小伙子，除了不安好心地偷偷瞅我们的胸脯，哪个会和我们来真格的？梁光不残，认识我粗腿大脚腰板憨的兰花是老几？还是死了这份心吧！

从那以后，这两间小屋，有时平静得象没风的湖水，有时又纠缠不清，有喜悦，有恼怒，有忧愁，也有欢乐，常闹

些“活报剧”出来。我和梁光的关系象一根绳结个“死疙瘩”，越缠拉越紧，早早晚晚把我俩活活“勒死”。我也不知道到头来是个什么结果，我会是个什么样。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！过一天算一天。

搅乱了这种生活的是一封来信。我收到一封奇怪的信，姜大贵来的。他是我中学的同学，现在乡里当文书。上学那阵儿他腼腆得外号叫“闺女儿”，莫名其妙地他来了信。我看信，信写得好热乎！我拿信的手都觉得烫得慌。他说他在学校里就迷恋上我，说我漂亮，聪明，能干，心眼儿好……噢哟！一大堆的好处。他说他单相思了好几年，心里就有我，看别的女孩子，不是嘴歪就是眼斜，不是太胖就是太瘦……他说他觉得自个儿配不上我，才不敢吐口儿。幸亏大姐（大姐？他哪儿来的大姐？）好心肠，她象天上降下来的月老，从北京回来，在他和我中间系下一根“红线”……哦！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原来是姐姐！谢谢她了。不知她是真心为我好还是我留在这儿让她出丑不放心？看着信我的心真动了一下，但只忽闪一下就灭了。我笑笑。大贵是出息得不错，可我兰花已不是从前的兰花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儿，就象吃嚼了一块葱花儿，香了香嘴儿就没味儿了，我把信塞在枕头底下，又开始过那没有头也不知道尾的日子。

梁光可没不当回事儿，大概我看信的一皱眉一眨巴眼儿，都落在他的眼睛里了。从那天开始他失态了，有时急躁不安，在床上直拧，象是有刺儿；有时象霜打的叶子，蔫蔫地抬不起头来；有时无缘无故地抓住我的手，象个傻子似地望着我……怎么回事？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，问他，他吞吞吐吐问

我是不是想走？他一定偷看了我的信。我笑了，把信给他看。他“看”得好认真！信纸在手里索索地响。他看完信，象个闷葫芦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我眼瞪瞪地看着他，心突然怦怦地跳起来。女孩子都爱听好听话儿，我亲人都不在跟前，多希望他这阵儿能象大哥哥安慰安慰我这个心灵受过创伤的“小姐姐”！哪怕口头上说说：“兰花，你去吧。你年轻，又漂亮，你应该有自个儿的幸福……”那样，我肯定感动的掉泪儿，会不顾羞地搂着亲他。我不会走，哪儿也不去！可他不说，四仰八叉地躺着，眼睛睁着，眼泪一个劲地往外冒，流了一脸，半天，头货郎鼓似地摇，咕嘟着：“完了……完了……”不知道是他完了还是我完了还是都完了？我心里有点儿委屈，心里叫着：“梁光啊梁光，你真抠门儿！真小气！连句满足一下女孩子虚荣心的话都舍不得给！”奇怪，我的同情心一下子消逝得光光的，身上凉嗖嗖的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

我想忘掉这件事，可忘不掉。眼前总有一个黑黑的影子，不知是大贵还是梁光，赶不去，抹不掉。半月过去了，眼前的黑影儿刚刚淡了，我又收到了信。信加厚，贴了两张邮票。喝！有多少话呀！我抖开信，当然又是大贵的，不过信里又掉出“一封信”。信里的“信”是封匿名信。这是玩的什么鬼花狐？我先看匿名信。不看还好，一看气得我手直打哆嗦，上牙齿对着下牙齿嗒嗒地响。信里编排我懒、馋、贪，毛病占全了，在人家家干活儿，手脚也不干净，作风上还，还……哎哟！我兰花挖了谁的心？剜了谁的眼？这样糟践我？信写得歪歪扭扭是故意的，可信里劝他别要我，我知道是谁写的。我气疯了，抓起一把剪刀，象旋风一样冲进里屋。梁光吓傻了，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。我把信和剪刀往他床头一扔，尖